

♈ ♉ ♊ ♋ ♌ ♍ ♎ ♏ ♐ ♑ ♒ ♓

最

北

在心理学角度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所有的天蝎座人在其人生的某个阶段，或早或晚，都要面对这个对人生的持续痛恨与苦楚所带来的冷漠与麻木。

杨则纬 著

Scorpio

作家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北

在心理学角度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所有的天蝎座人在其人生的某个阶段，或早或晚，都要面对这个对人生的持续痛恨与苦楚所带来的冷漠与麻木。

杨则伟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北/杨则纬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3. 11
(星座角都市言情系列)

ISBN 978 - 7 - 5063 - 7030 - 1

I. ①最…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1648 号

最 北

策 划: 张 陵

主 编: 白 烨

作 者: 杨则纬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薛 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3 × 210

字 数: 172 千

印 张: 7.62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7030 - 1

定 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想好了

晴空里瀑布溅起水花形成的彩虹是留给你的；

湖水日日夜夜流淌的寂静、清冷、没有尽头是留给我的。

飞翔的漫漫黑夜和白天是留给我的；

旅途中的期盼和向往是留给你的。

我对你的爱很远，

从秦岭还是阿尔卑斯，

到达最北。

分开的以后，

你会过得最好。

Weit oben nach Norden;

Ich habe mich entschieden,

Der Regenbogen von dem Wasserfall unter dem wolkenlosen

Himmel ist für dich;

Das Schweigen, die Einsamkeit und die Unendlichkeit du

Tag und Nacht fließenden See ist für mich

Die fliegenden Tag und Nacht sind für mich

Die Erwartung und der Sehnsucht auf der Reise sind für mich

Meine Liebe für dich ist weit entfernt

Vom Qinling-Gebirge oder Alpen

bis zum weiten Norden

In der Zukunft nach der Trennung

Leb wohl, meine Liebe



III ... 吾生之母亲
ISI ... 丁巳年公友赠别
ISI ... 致益民
ICI 十年 ... 1
爸爸的婚礼 ... 9
EMI 学生 ... 21
沙夫豪森 ... 31
洋妞 ... 39
睡觉的姑娘 ... 47
李浩、李好 ... 59
最初约定 ... 67
小镇生活 ... 77
爱情原则 ... 86
时光 ... 94
他们的圣诞节 ... 103



亲爱的生活 ... 111

他就这么忘记了 ... 121

猪姑娘 ... 126

李浩与娇南 ... 134

留情岁月 ... 141

这才不是任性 ... 149

他又成功了 ... 157

回忆 ... 166

天蝎座的命运 ... 172

再见！暑假 ... 181

毕业旅行 ... 192

习惯性生活 ... 199

有个林笨蛋 ... 210

最好的爱情 ... 217

心的开始 ... 223

十 年

这里的冬天很冷很冷，是你和我认识的温度。

第一次见面居然觉得你是那么腼腆的。我一直地发问，你的回答礼貌、利落，我竟然想不到日后的你那么喜欢唠叨。

“你是中国的哪个城市呢？”

“一个北方的城市。”

“你可以告诉我城市的名字。”

“西安。”

“那里怎么能是北方城市，那里明明是西北。”

“以秦岭画线，秦岭以北就是北方。”

“秦岭和阿尔卑斯山比较呢？”

这个问题你就不回答我了，你就笑了。我一直问你那个时候你为什么笑，每次问你这个问题你也只是笑。我好奇你竟然不问我任何的问题，我以为你一定是一个不爱说话、性格内向的交流学生。

我实在不知道与你说些什么。我就告诉你关于自己的事情。为了表示友好也害怕你会害羞，我很认真地告诉了你关于我的身世。

我是一个名字叫做陈妙的混血儿，名字是妈妈给我起的，姓随了妈妈的。我的爸爸也是一个混血儿，我有一个俄罗斯的爷爷和一个日本的奶奶。

“出生的地方乃是故乡。”这是我妈妈从小教给我的，我告诉李好我的故乡才是真的北方。

李浩才是他的名字。可我觉得“浩瀚”有什么意思，不如“好”。

李好和我认识的那年是十年前。我以为李好并不在意我，我好奇心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话题都被他用最简单的方法搪塞过去，且让你挑不出任何不礼貌的地方。在这个简单、乏味又必须礼貌的谈话中我没有看到任何未来。

接着我们就都不说话了。那个时间是学校中午吃饭的时间，我的面前是一个冷的三明治，是我昨天晚上做好的，里面加了三片我最喜欢的牛肉片，酸黄瓜也是三片，因为我最喜欢的奶酪冰箱里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也干脆忘记了抹上黄油。三明治用的面包也不是我喜欢的，妈妈居然忘记了买硬皮发黄的面包，所以家里的孩子只能用从冷库里解冻出来的切片面包。

对于面前这个乏味的中国男孩和这个没有让人胃口的三明治，我无聊得只能盯着窗外看。我居然是学校餐厅里第一个看到外面下雪的人，我揉了揉眼睛，接着站起来向所有人宣布这个消息。

没有一个瑞士人是不喜欢下雪的。

整个本来没意思的中午就一下子拥挤、充实起来。我拿起装在透明袋子里洗好的青色苹果，吃了起来。那是爸爸特意给我装好的。这个我叫做爸爸的男人其实并不是我血亲，我们之间大概算到前世也不会有血缘关系。

现在的家是我妈妈第二次婚姻的结果。我们家里的关系其实说

清楚了并没有那么复杂，我的妈妈是在中国的漠河生下了我，不久后妈妈就带着我去了哈尔滨，我在那里大概长到了6岁半，之后我的奶奶接我去了日本。我在日本并没有待多久，10岁的时候，妈妈就从日本的奶奶手里接我到了现在生活的地方。

我的中文在日本的时候也一直学习，奶奶是个和善的日本老太太，她的背驼得很厉害，但在日本的时候，每周她都至少有4天带着我去一间咖啡馆，在那里等着我的中文老师。我记得并不清楚了，似乎是一个在日本上学的大学生。奶奶早已经衰老，没了如花容貌，但是记得每日她都要花很久的时间来化妆。

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没有人告诉我，这种一直不在“家”的感觉让我觉得爸爸似乎从来都不存在一般。直到我来到这里，这是一个和我想象中一样的“家”，不像哈尔滨那样喧闹、更没有日本那么拘谨。这里就好像我知道的妈妈告诉过我的“故乡”一样，小的乡村，没有那么多车辆和马路，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虽然并不是每天都可以遇到很多的人，而在车站、田野间，每个人都会发出声音和你微笑地问候，他们非常自然地提高嗓音对你说出“你好”“早上好”或者是“下午好”，人和人之间保持着无欲无求的自然。虽然这里没有妈妈讲述过的大片森林，但这里有一个“爸爸”。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他是你的新爸爸，只是你可以直呼姓名。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的个子真高，头发是深色的，不是黑色、是棕色，和我的颜色还挺接近。他胳膊和腿上也长着很多汗毛，肌肉结实的身体让我觉出自己对于异性的那种渴望。

我必须叫他爸爸。

他比妈妈的年龄大很多，他本来还有一个孩子，是个哥哥。不久，妈妈和他居然又领养了一个小姑娘。我们家是一栋屋子，有三

层。哥哥自己住在地下一层，说是地下，其实也不全是，哥哥屋子的窗户是对着家里的小花园的。他除了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外，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洗手间和工作室，不过，他的屋子和我们家的小锅炉很近，所以他必须要习惯烧锅炉的时候那种“呼呼呼”的声音。

二层并没有人住，二层其实更像是一层，有厨房和餐厅，还有一个很宽敞的客厅。三层住着爸爸妈妈还有妹妹和我。我的房间比妹妹的要大一些，原因是我的床是架在空中的，要爬着小梯子上去，这样下面的空间就更大了，而我的床也比妹妹的大。父母似乎在开始并没有想再要一个孩子，他们的年龄应该并不容易再有孩子。

妹妹是一个身体有问题的小孩，她是被领养到我们家的。我认识李好的时候，妹妹正好10岁了，已经有了自己的一间屋子，和我一层。我后来知道为了给妹妹治病家里花了很多钱，虽然她看起来还是有些不太漂亮。爸爸总说以后有机会还要给她手术，爸爸是一个基督徒，他有一副好男人好爸爸的心肠，只不过这个家里，只有我这个孩子叫他们爸爸和妈妈，哥哥和妹妹都习惯直呼他们的姓名。

我从来不曾想过时间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这么快。认识你的时候，我的妹妹只有10岁，现在她已经20岁了。

家里只有我还是单身。

而你曾经是我们家里孩子中第一个带来的男朋友。

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带给你了什么又留下给我了呢？你的身影依旧在我的眼前，我不需要关闭了眼前这个真实的世界，就可以看到，好像那个你一直都站在那里，为我倔强地站在那里。只是时光就像不能握在手心里的太阳，明明感受到它的温度……那么就算是拥有了吧。

可我还是忍不住地想，回忆那个时候的那个画面，仿佛我的人生最美好的就是那一刻。请你让我再讲一遍好不好？

你被安排到伯尔尼附近的德语区交流学习一周，那个地方已经靠近法语区了，如果你要回到我们的学校来看我，必须要从伯尔尼坐一个小时零五分钟的火车到达苏黎世，接着还要倒两次的火车才能到达我们上学的城市，这期间需要至少三个小时的时间。

虽然只是短短一个星期，而对已经陷入爱情的我来说，那真的是一段无法用人类时间来计量的，尤其是身处校园里的每时每刻，仿佛哪里都有你的味道。我去钢琴室练习，企图用音乐来填补内心的思念，而每一个音符更刺激了爱的想念。

我戴上耳机，里面是你刻录给我的CD，那些中国的明星我并不熟悉，你说这些都是你最喜欢听的。第一首歌的名字就是《十年》，还有王菲的《close to you》，以及一些我完全不认识的歌星，可是那些歌名以及歌曲里的词和音调，这十年来我虽然想要忘记，可我总是可以很准确地哼出来，也许你已经忘记了。

《遇见》和《七月七日晴》是我现在最喜欢哼起来的歌。我喜欢里面的那几句歌词，我一边听着一边从钢琴教室走出来，关了门一个人走一级级的楼梯，不知不觉就走出了教学楼，穿过学校大门只对着通道，我竟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才好。我继续下楼梯，来到地下一层的图书馆，在一排排的书架上，我选择了一本大的地图。

图书馆里的桌子都是那种能坐下至少8个人的木质方形大桌子，顺序地排开，这个时间是下午，很多学生或者在吃午饭或者在街道逛一下，当然有的人这会儿已经有课程了。本来不怎么大的图书馆倒显得空旷起来了，我抱着的地图册也很厚实，摊开在桌子上竟也占了一角的位置。

人耳边的音乐还在响着，我一页页地翻看着，从目录找到了亚洲的地图分布在哪个页码，这个恨死了地理的我居然好像一个认真的好学生，拿着地图认真地找寻着。这个图册是那种精装的，一本书的厚度是普通书的好几倍，里面的很多图册更是折叠在里面的，我找到了中国的那张，小心翼翼地打开。

我从旁边的图例开始寻找秦岭、寻找西安，寻找着这个属于北方的你的城市。

图册很大，尽管如此，比起更广阔的全中国来说就小得太多了，我已经站了起来，把腰弯下去，让脸更接近地图一点点地搜寻着。这样却还是不能看得清楚，我就跪在了椅子上，音乐的声音让本来就精神集中的我有点忘情了，顺着地图上我寻找的方向，我的两条腿都跪在桌子上平铺的地图上了。我的地理实在很差劲，我的身体已经都要趴在图册上面了，但我还是找不到自己要的目标。

等我感到有人轻拍我的身体，我才意识到自己趴在桌子上是多么不礼貌的事情。我首先吓得抖了一下，接着我就想要给管理人员道歉和解释了。等我急忙用手去扯自己的耳机，身体一下子失去了一个支撑点，上身带动着头就趴了下去，还好并没有摔疼，我来不及揉一揉脸蛋，急忙又撑起身体，把头转向刚才拍我身体的人的方向，嘴里已经开始解释道歉了。

我看到的是一个金黄色短头发的女孩，应该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学生。她打断了我的话，她的嘴里说着她不是管理员，接着伸出手指着 I 前面的方向。

我的亲爱的李好，你当然不会知道，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里，就是那个我抬起头看到的画面总是在我的世界里，我以为也希望会一直在我的世界里，尽管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你眼中的我是什

么模样。星垂野阔，月满西楼。星垂野阔，月满西楼。

一个窘困、没有礼貌没有准备有些茫然的傻姑娘？

而我看到的是你，你穿着黑色的长款风衣，裤子也是黑色的。你似乎很喜欢穿黑色，而即使是这样完全被黑色包裹下的你也不会让我觉得阴暗。对我来说，那一刻的你像是照亮我世界的一抹艳丽，而你只是站着，一动不动地站着，当然你的嘴角是微微向上的，你是在对着我笑，你那没有声音不露牙齿的微笑便是那一刻与我最好的交流。

我依旧趴在桌子上，有点像一个动物，你这样看着我多久了呢，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你太可恶了，你看到了我，而我却在没有你的世界里孤独地等待着。那么此刻，我就这么趴着，在你和我之间，隔着一个长方形桌子和一把椅子，除去这些外，就是一面落地的玻璃了。越是这么近这么看着，我越是渴望你，我的心跳似乎并没有因为抬起头看到了你而跳得惊悚起来，但就这么看着看着，它比坐上了过山车还调皮起来，那种乱蹦乱跳的活泼劲儿让我有点儿慌神，仿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只希望我能保持着这个趴下的姿势，好像在学校田径赛道上那样，准备好起跑的姿势，用最快最猛的速度，穿透眼前的这面玻璃，只为和你靠得更近一些。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你当然不会知道那个时刻的我有着什么样的心情，而我的那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又怎么可以泄露给别人，即便那个人就是你。

还好我并没有做傻事，我心里那么想了，而我做的只是从桌子上下来，绕过那顺序排开的桌子、绕过书架、绕过安全门后向右边来一个小小的转弯。

你又出现在我眼前了，依旧还是一身黑衣地站在那里，连笑容似乎都没有变过。

这一次我冲向你。

我曾经很多次地拥抱一个人类，之后也拥抱过更多，而那一次，从来没有那么用力。

力气用得太多了，以至于我的身体都因为消耗掉太多体力而委屈地哭了。

这么冷静地回忆着你，突然觉得这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距离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依旧可以看到你的生活，我把手机和电脑上的时间都设定成你的时间，我的天气预报也是你生活城市的天气，我从别人每日的日志里读到关于你生活或者感情的点滴……

那个你说给我的好朋友娇南，你曾经自豪地告诉我，说如果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对纯洁的男女，那么就是你们了。而你不知道，就像你不知道我那么爱你一样，你的好朋友娇南，从第一天遇到你就爱着你，她从来不愿和你提起，她只想这么暗暗地爱着你。她说，有些事情不要说破，那么就可以永远了。

十年，你已经从一个男孩长成了男人。

我知道在这十年里，只是那个时光里的我爱着的那个时光里的你，时光过去了，没有办法回去。

我依旧不后悔，我们都回不去了。

爸爸的婚礼

李浩出生的时候西安还没有来暖气。

妈妈怀上他后就有各种反应，不仅不想吃东西还呕吐。到了八月，妊娠反应总算是没了，炎热里孕妇挺着硕大的肚子更没有胃口。李浩的爸爸就骑着自行车载着妈妈，在有树荫的路上一圈圈地逛，没有汽车没有空调的家里，有爸爸的力气和耐心，妈妈那时就靠爸爸脚下转动着轮子，换来一丝丝凉风，也换来一点胃口来喂饱肚子里的他。

这些都是妈妈告诉李浩的。

妈妈还说过很多过去的事情。李浩的妈妈从前是学习舞蹈的，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本来就不多，能让一个姑娘念到大学，而且还念的是舞蹈系。李浩至今都会带在身边的照片：妈妈的头发被梳起来，盘在高高的头顶上，脸部的轮廓和身体的曲线都清晰、优雅。照片里的妈妈穿着黑色的紧身小背心，白色的芭蕾舞裙和纯白的连裤袜，脚上的芭蕾舞鞋是黑色的绸缎的，黑色的丝带在小脚腕上缠了三圈。照片里的妈妈右腿迈在左腿的前面，只有脚尖点着地使得两条腿绷

得又直又长，而从腰部开始，又柔软起来，微微向前倾着，半圆的弧度刚好顺着黑色的背心，弧度到了肩膀就停止了，裸露着的皮肤成了分界。胳膊顺着向前的身体交叠着向前方延伸，又像是胳膊的力量拉动了腰部的弧线……妈妈面部的表情、手指以及腰是温婉、妩媚的，其余的身体都充满了力量。

这样的妈妈成了爸爸最骄傲的。

男人这样就有了一种自信和力量，他拼命地工作，不舍得娇妻在外奔波受到一点儿的委屈。原本可以留校当舞蹈老师的妈妈放弃了这样的工作，待在家里无聊的时候就看书、逛街、美容，不久就有了李浩。

然后就有了妈妈讲给李浩的那个夏天，爸爸骑车载着妈妈和肚子

里的他的故事。只是这些事情李浩也并不是不信，但和他记忆里的不是相同的模样。

初中的时候李浩已经被送去了所谓的贵族学校，就是寄宿学校。他记得爸爸很忙，要开会再开会还是开会，而妈妈已经有了好几家自己的演艺中心，李浩又没有考上省重点的初中，那个时候西安市外国语学校虽然还不是省重点，但是特色的英语教学和住校的性质还挺适合李浩家里的需求。

在学校里李浩听到同学们讨论谁的父母离婚了的问题，他就觉得不舒服，他尤其讨厌有些男孩一脸不在乎说着其实我爸妈离婚了才好，这样谁都不怎么管我，但是谁都给我钱。那天，爸爸给李浩电话说周末他要开会，所以让司机接他。挂了电话的他心里说不出来的烦躁，这个时候，刚好班里有个大嘴巴的男孩在讲台上乱喊乱叫的，吹嘘着自己的后妈给他买了新的手机。

连李浩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掏出你的手机就从座位上朝着讲台上砸了过去，还冲着他喊道：“带着你的破手机滚出去。”大嘴巴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罢休，更加大声地讲了起来。

“你装什么，不就是你爸爸有钱嘛，他有钱也是包二奶，你说不定就是私生子，要不就是你是你妈和别人偷生的，总之你再有钱也就是个私生子，没人要的可怜虫。”

在全班同学的目光里，李浩看似冷静极了地从座位上起来，朝着讲台上走去，大嘴巴被这样的情境弄蒙了，就呆呆地站在那里……李浩觉得自己用尽了全力地照着大嘴巴的嘴上给了一拳，然后班里的很多女孩就尖叫了起来。李浩眼前就看到一张流血的脸，这张满是血的脸就越来越近地朝着他逼近。大嘴巴摸到满脸的血，就朝着李浩疯了一样地冲了过来，用他的头顶着李浩的身体。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向后向后，然后“咚”地一下掉了下去。等到老师来了，大嘴巴正趴在李浩的身上，原来随着后退的身体李浩从讲台上摔了下去，大嘴巴也顺势地趴在了李浩的身上。

李浩爸爸来得比较早，对方家长还没有来。大嘴巴正得意洋洋地坐在医务室的床上，鼻子里还塞着纱布。而李浩正被罚站，他的衣服是深色的，沾上的血迹倒不怎么看得出来，看到爸爸进来了，他就像平时那样地看了一眼，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爸爸穿着深蓝色的西装，提着一个方正的公文包。他的表情并不凝重，微笑地对着老师说话。

李浩看着爸爸和老师说了很多客套的话，又走过去安慰大嘴巴，等到对方的妈妈和爸爸来了后，他又看见爸爸一直道歉。也许对方家长也知道孩子之间打架没什么，或者老师已经告诉了家长只是打出了鼻血，大嘴巴的家长倒很有教养也是道歉，老师最喜欢的就是